



一頁背後的故事(上)

香港作家聯會於今年11月6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：「用生命寫作的人——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」文學講座。

主題是針對潘耀明出版的《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——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》，主講嘉賓分別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、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許子東、回應嘉賓為香港專欄作家黃子程、《香港作家》網絡版總編輯萍兒，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張雙慶作總結發言，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周蜜蜜主持。

與會聽眾200多人，是近年少有的踴躍。

以下是我的發言：「與時間賽跑的人——我自己背後的故事」——我從幼便喜歡文學。我小學、中學時期都住在西營盤一帶，附近的高街有一個公共圖書館。圖書館裏邊有關新文學作家的書幾乎全部都被我借閱，我幾乎讀遍全部巴金作品。

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，我在一家報紙——《正午報》當記者，當時曹聚仁在《正午報》寫專欄。每天下午他來《正午報》寫稿，很喜歡與我們一班年輕人「吹水」。

他是一個談諧的人，年紀不小，心態卻很年輕。他一本正經告訴我們，他一天

要趕3場：一、跑馬場——大清早到跑馬地看晨操；二、菜市場——親自到街市買菜，自己炒幾味熱手小菜；三、舞場——跳舞作樂。

我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，倒是在我們報館的收郵件欄上，經常看到舞廳或夜總會給他寄的宣傳單張。

除了以上半開玩笑的調侃外，曹聚仁學富五車，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大學者、名作家。我們到過他在大坑一幢唐樓居所探訪過他，只見所有空間都被書籍填滿了——床上、床底、走廊，甚至洗手間、廚房都堆滿書，大有書滿之患，十分瀰瀰。

他卻不以為然，笑對我們說，唯其這樣，走到哪裏，都可以手到書來，方便時就更方便了，令我們哭笑不得。

我們管稱他曹老師，他說不必稱師道弟，你們管叫我「糟老頭」——曹老頭的諧音就是了。

雖然他有話在先，我們誰也不敢叫他「糟老頭」，反而覺得他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，更打從心裏敬佩他。



●「用生命寫作的人——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」文學講座現場。作者供圖



訪談

最近看了不少舊的視頻，看到張學友的訪問，聽他向節目主持人魯豫解釋他右邊眼袋下的傷疤從何來。又見到梁家輝、郭富城一起接受訪問，看到呂良偉、劉德華、林家棟說他們入行後，彼此之間先後的關係。還有梁家輝和劉德華，說到他們跟着剛剛走紅的周潤發做手下，為表現自己設計出場，被導演喝罵的往事！又有劉嘉玲說梁朝偉，都是非常好聽又深入的訪問。這些訪問在香港是聽不到的。

還有，頗深刻的是已故藝人成奎安的訪問，在香港一般媒體不會訪問他，除非他發生了什麼事，否則平時平白無故，就算他跟新片主角一起出現，媒體也不會關注他。但在魯豫的訪問中，他會告訴大家自己試過一天幾十萬、一次接12部戲的真實故事！

那些訪問中有很我欣賞的鄧紫棋(G.E.M.)，她在現場與粉絲一起扮金魚，從不介意大家說她金魚嘴！我跟她也有一段緣分，她2008年出道，我已經很留意她，天生的音樂種子，很快便走紅，很受歡迎，身邊的朋友仔來找我，說希望通過我邀請她到學校表演，我一向「落力助人」，又果然讓我找到她，她不止一次應允為多間不同的學校表演，當時學校還是象徵式地給車馬費。

之後我再見她，她的名氣已經上了好多級，難得彼此仍然記得，也會親切地交談。當然返了內地發展就沒辦法，她的轉變太大了，還好我找她的助手，大家仍然保持聯絡，有需要還可以交流了解！

看香港藝人在內地發展、工作，只要他們有好好的基礎，大都有機會，就如大有大的機會，小有小的機會。最近好久沒有拍劇的陶大宇也火了，唱了幾場大收旺場，因為他的走音演繹觀眾居然歡喜到不得了，令他在大灣區跑場跑到氣爽！而且不斷有節目找他訪談，大家很長情，都記得我們的明星藝人，仍然樂意聽他們的故事！



●這是我與鄧紫棋2009年做學校騷之後的合照！作者供圖



戲劇教育

孩子情緒波動大，但參加戲劇班似乎可得到渲洩，我們自他小學一年級開始讓他上戲劇。先上中文的，如遊戲般，有一些小活動，未有任何劇本和故事，他也挺受落，也很喜歡那個導師。

疫情之下，中文戲劇班暫停了，我們唯有找家裏附近的替代，但只有英文班。我們想想也挺好，有外國人和小孩子一併練英文會話，於是便報名。

而此班較像我們心目中的戲劇班，有故事劇本，但以歌舞為主，有很多舞步要記。孩子在班中算是年長的一人，除自己的角色以外，還可以負責開場白以及旁白，自信建立得不俗。回家也常常拿出英文劇本練習。

兩種戲劇訓練對比上來非常有趣。中文是意想不到的寬鬆，多以遊戲為主；反而英文戲劇班的老師很嚴厲，會要求孩子記好對白，大部分年紀小的其實也背不了那麼多。外國人老師如亞洲虎

媽上身，捉着家長要他們為孩子溫習，不少來接送的爸爸完全一頭霧水，唯有說Yes Yes Ok，心想報這個班還要去做功課的？

另外，我們發現用「扮演」這一招，也可幫助他處理到日常負面的行為，例如他時時遇到不合意的事時，會衝動地不禮貌地說話，不是作狀打人，便是大聲的「駁嘴」，每次提醒他還是不斷重複。後來我想到不如要他如戲劇排練一樣，「重做」一次情境，即要「回帶」叫他再來一次，應該如何做合適不傷害人的反應。不准以暴力回應，包括肢體暴力或語言暴力。

慢慢，他好像較願意接受意見，和改善自己的脾氣。高小生自以為是的情況愈來愈嚴重，喜歡和周圍的人抗衡，也會挑戰其他人的底線。本也是他慢慢試驗和世界互動的嘗試，但當中一定要他恪守禮貌，否則就很難改了。

希望我們持之以恆，他不再需要「回帶」改正吧！



常懷青春之心

上周談及我一直結合流行與經典，嘗試跨界創新，其中的動力就是常懷青春之心。

我很希望通過新的流行表現形式，讓觀眾更好地理解經典之美。2010年12月，我首次舉辦以「全為愛」為主題的音樂會，其中一場還為「生命熱線」慈善募款，所有收益用作預防自殺服務。這場音樂會的特別之處是，我第一次把小提琴和無伴奏人聲、敲擊樂、鋼琴、低音大提琴等組成一個新穎的音樂組合，演奏出經過改變的經典電影音樂。儘管在創新融合的過程中遇到很多難關，但最後的創新融合還是取得成功。音樂曲目包括《職業特工隊》、《辛德勒名單》、《阿拉丁》等電影主題音樂，用爵士、流行和搖滾三種風格串燒，給觀眾帶來全新的視聽體驗。音樂會還創新採用現場錄製的形式，採用最新技術製作成碟射唱片。愛音樂、愛公益、愛創新，時至今日，「全為愛」的主題仍然成為弦樂團音樂能量計劃中的一個系列主題。

常懷青春之心，是永遠保持開放的心態，向各種藝術形式學習、交流、融合與創新。要做到這點，必須要有「赤子之心」，這種說法出自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。有人說：「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」是說人要不因名利浮華污濁雙眼，保持一顆精益求精的純潔之心，才能使作品有清新明淨的感人魅力。因此，投身藝術，保持初心很重要。藝術工作不僅是Put food on our table，更是有目標使命的Tools to make a difference。有了這

樣的「赤子之心」，就會不斷嘗試、創新，保持與時俱進的青春之心。

在我的藝術生涯中，我秉持初心，結合流行和經典，傳播藝術教育，也積極和各種藝術形式合作，包括和流行樂手的創新表演。從羅文開始，我也和甄妮、張學友、郭富城、容祖兒、李克勤、梁詠琪、葉麗儀、王梓軒等多位歌手有過跨界合作，這些合作演出也見證了香港很多重要時刻。比如2018年5月，我和好朋友趙增熹、歌手王梓軒合作，率領香港弦樂團，以及1,000多位學生，共同演奏《獅子山下》，創造了「最大規模的弦樂器合奏」健力士世界紀錄。2017年6月30日晚上我參與了慶香港回歸20周年晚會，習近平主席也親臨觀看，我與歌手李克勤，以及香港運動員共同表演了《Victory》。

在演出曲目的選擇上，我非常重視中國元素的體現。觀眾常常會對熟悉的旋律和音樂因素產生共鳴。比如顧嘉輝作曲、黃霑填詞、羅文主唱的《獅子山下》，就有濃厚的中國特色，也成為香港精神的代表，因此我也常常演奏此曲。更重要的是這體現了文化自信。最近六中全會的決議中，再次提及習近平主席常說的文化自信。「十四五」規劃定位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，通過香港平台，結合新時代特點，傳承和弘揚好中華傳統文化是香港的責任，也是機遇。中華文化通過香港，和世界交流共融，正如藝術教育中教學互長的關係，常懷青春之心就是吸收各種新動力，同時把中華文化的正能量傳播到世界。



西風吹雨話茭白

剝去外面青翠的葉鞘，小巧如柄的身體便裸露了出來，整個外觀溫潤如玉，彷彿用個高光玉器檢測儀器打光，就能觀測到裏面細膩無瑕的質地。將它們一個個排放在一起，模樣就更加好看了，漸變的綠中帶了淡淡的藕白，像極了一件翡翠打造的物件，它的名字叫茭白。

茭白的母本是一種叫做「菰」的植物，屬於禾本科多年生植物，其株高大直立，其莖匍匐在水澤湖畔的泥土地裏，凡有湖泊的地方，皆能發現它們的影子。濕地是它們最好的繁生之地。它們春末生發，綠綠的青蔥可愛，隨着柔軟的根部不斷蔓生，到了夏天就在湖邊水蕩成方連片了。但是它們卻不能離開腳下的土地，除了水，還需要肥沃的泥土供給的養分。

菰與蘆葦一樣極易生長，且生長起來緊密排，密不透風，菰葉交織的地方，是水鳥最喜歡棲居的地方，牠們不在上面築巢，只在裏面縫隙裏與同類嬉戲，我就發現過一對水鳥在裏面藏身，牠們一會兒依偎在一起，一會兒又分別游向鏡面一樣的河心，彷彿那裏是牠們的院落，在屋子裏玩累了，到院子裏休息休息。魚蝦也在裏面隱藏，逐食附着在植物莖幹上的生物。菰與蘆葦掩護下的湖泊是鳥兒的家園，也是濕地和兩岸最好的景觀。八九月份，茭白初生，深藏葉腋下的小芽經陽光的照耀，河水的潤澤，不久就長足個頭，這時就有人涉水而去，進入濕地裏菰葦密集的地方採茭白了，早早讓它們成為八月十五圓月時分的一頓美食。這樣的採摘一直延續到10月。至深秋，河水溫涼，秋水秋陽下，仍然有人採茭白，擷取菰葉之間最後的美味，岸邊的小水桶紅得耀眼，裏面一束束綠莖如出浴的少女。

採茭白的多是些男人，有的是中年婦女，他們趟着沒過小腿的淺水，踩着泥，在菰與葦的交織裏慢慢搜尋。這不是一場枯燥無味的採摘，而是一種懷戀着童年的遊戲。出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，誰的童年不是在

泥水裏過來的呢？他們覺得這樣的遊戲充滿了期待，更充滿了詩意。岸上的人卻等得焦急，彷彿他們等候的不是一場採摘，而是在等候一個奇跡，每一枚茭白的出現，對於未經歲月浸染的人來說，都是一份莫名的驚喜。這條河屬汶河的支脈，走出家門不遠，散個步的時間就到岸邊，紅磚鋪就的小路與公園融為一體，風格相近，周邊的景色卻完全迥異。無論是對岸山上的塔，還是波光瀾灩的河水裏的倒影，咫尺之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。白天青山如黛，映在河裏，人走山移，巋然不動的山便成了行走的風景；夜晚浮雲塔影，金碧輝煌，印在水中彷彿宮殿。清淺的河給小城增添了不少的意趣，春天踏青，夏天垂釣，秋天採茭白，彷彿臨河人家的樂園。

汶河是淮河流域沂河的主要支流，它穿城而過，不分晝夜地向東流逝而去，一排排浪花如鱗波動，揮師匯入雲蒙湖。雲蒙湖原叫岸堤水庫，河分二支，南支叫東汶河，北支稱梓河。南支東汶河是發源於蒙陰縣與平邑縣交界處的青山北麓，整個流域面積約2,427平方公里。雲蒙湖的美，美不勝收。如果把雲蒙湖稱之為女神，那汶河就是一條秀美的裙帶，沿途的植物、房屋皆是它嫵媚的情影。早在淺秋初的8月，茭白就上市了，那時的茭白模樣鮮嫩，幾乎沒有堅硬葉鞘的包裹。其實，就是在這時光更迭、風霜肅殺的深秋，茭白也不會蒼老，它生活在水中，水親潤着它的肌膚，一切早情都與它們無關，何況今年並無大旱，北方多雨，河水氾濫，有些水生植物都被漲高的水位淹沒。倒是快樂了那些水鳥，一葉一莖都能為牠的起飛助力，托起牠們嬌小的身軀，撐舉起牠們飛翔的翅膀。

今年蔬菜奇缺，價格飛漲，茭白正好暫以代替，何況它又美味無比。十多年前吃茭白，我還沒有什麼經驗，如今各種烹炒皆會，茭白這才成為不可缺少的食材。這個被湖邊人家稱之為「水中人參」的植物，曾被古人比之如蓴鱸，可見味美不可小覷。南宋

許景廷的《茭白》就是一個例子。「翠葉森森劍有稜，柔條懸豎比輕冰。江湖若借秋風便，好與尊鱸伴季鷹。」此詩首句「翠葉森森劍有稜」，除形象地描寫出茭白的形狀，還暗指出茭白之味之美，不可多得。

自古至今，描寫茭白的詩詞頗多，唐代元稹有詩云：「大暑三秋近，林鐘九夏移。桂輪開子夜，螢火照空時。瓜果邀僑客，菰蒲長墨池。絳紗潭卷上，經史待風吹。」東晉至劉宋時期大臣、佛學家、旅行家、山水詩派鼻祖謝靈運也有詩句曰：「蘋萍泛沉深，菰蒲冒清淺。」詩中的「菰」指的就是茭白的母本，而我們所食用的茭白是菰的穎果，「蒲」則是我們所說的蒲葦，其用途廣泛，用它所編的器物曾經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。蔬果不但可食，全草還可加工成飼料用以漁業養殖，它們固堤造陸，為水下弱小生物提供越冬的場所。

這座湖，這片水，對於久居水澤之畔的人來說，就是魯迅筆下的百草園和泥濘牆，除了蟋蟀和覆盆子，還有童年採摘茭白的樂趣。夏日的蓬蓬、淺秋蓮花，以及半兜綠玉半兜米的茭白，從現實一直延伸到夢裏，滿滿的都是美好的回憶，是古人筆下的蓴鱸之思：「翰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。」蓴是一種蔬菜，鱸是一種魚類，用兩種不同的美味來比喻自己對故鄉的懷念之情，讀來怎麼不令人感喟！

最愛元朝詩人李昱的《食茭白》：「西風吹雨飽秋菰，卸卻青衣見玉膚。客裏嘗新成一笑，不圖今日見西湖。」茭白清炒、葷炒皆可，無論用肉絲還是蒜泥調和炒作，都能與之相互滲透，口感脆爽，散發出荷的氣質。每每想起古人食茭白如同食肉糜，總要默唸一回劉子翬的《園蔬十詠·茭白》：「秋風吹折碧，削玉如芳根。應傍鵝池發，中懷灑墨痕。」茭白在北方如此，在南方豈不更是「閒烹蘆葦炊菰米，會向源鄉作醉翁」嗎？做過一個有關茭白的視頻，一幅幅動感十足的畫面發出去，贏到的是更多的美食烹飪的方法，經炮製而知其味，不禁大喜。

影片穿插的秦腔、豫劇、越劇等戲曲片段，給這個不期而遇的下午茶，營造了氛圍上的舒適。

在賈平凹不動聲色的平鋪直敘裏，文學上的成功，讓他轉換命運，拋棄了村莊，後來淪為浮萍。最後還是決定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出生的村莊，為筆下的主角尋找靈魂。在余華生動幽默又鮮活直白的回憶裏，散發出荷的氣質。終於把他從牙醫的枯燥身份裏解放了出來，他通達直白，毫不掩飾對走出小地方去探尋更多可能的欲望。在梁鴻感性和反省並存的描述裏，即便已功在北京安居樂業，並育有一個可以說一口純正普通話的兒子，生她養她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，給她滋養的河南梁莊，仍舊是她無法平靜談及的軟肋。

茶湯流動，點心酥軟。不知不覺間，有一處很久不曾觸碰到的地方，柔軟地被刺中。會忍不住笑出聲來，也會任由眼眶裏溢出水珠。會思考很長很長時間不曾想過的事情，這裏面有迴避也有逃避，但終究還是會坦誠面對。就如同我唾棄出的滋味：從古至今，有一個事實始終無法扭轉，農村留不住接受了教育的農村子弟。在農村看似衰老虛弱的肌體上，殘存的早年記憶，卻總能在漂泊半生的時候，日趨濃烈地一一復甦。



一直游到海水變藍

余華說他小時候看見大海是黃色的，課本上卻說是藍色的，所以夢想能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地方。電影《一個村莊的文學》的片名，便因此改作《一直游到海水變藍》。應該說這部電影的片名很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。倘若你是一名文青，看了片名，腦補出一片雅致的色澤下，人物命運和時代變遷的糾葛纏繞，深沉地探索一個嚴肅的生活命題。於是，揀了秋色正好的下午，走進電影院，預備開啟一段腔調十足的電影時段。

很不幸，從正片開始，很大程度上你會懷疑自己，並需要不斷調整坐姿，預防螢幕上的時光凝滯，不覺間帶你跌入睡夢。

確實，在難懂的山西省買家莊口音裏，一位滿臉老年斑的長者，坐在一條硬木沙發上，口齒不清，講述一段跟一個叫馬烽的人有關的往事。導演賈樟柯試圖通過4個不同年代的作家，以口述的方式，去呈現個人創作和鄉村的始末，以及鄉村文學不可割捨的錯綜複雜。

片中選取的4個作家，分別是山藥蛋派代表人物山西作家馬烽、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陝西作家賈平凹、六十後的浙江作家余華，以及七十後河南作家梁鴻。馬烽逝去多年，他的片段由他的女兒出鏡，其他3位作家，分別在各自熟悉的場景裏，對着鏡頭作相應的陳述。這便是整部電影

的框架。

很不幸，上映的地方是香港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。周圍偶然有人低頭交談，說的都是粵語。很不幸，這4個內地作家書寫的作品，大部分都圍繞着農村裏的人和事。有非虛構寫作，更多的，則是基於廣袤田野裏確有其名的村莊，生發出來的虛構故事。這與香港，與香港普通人的生活，距離十分遙遠。

很慶幸，我在西北長大，聽得懂大部分西北地區的方言。

很慶幸，我恰巧看過馬烽的小說，幾乎看完了賈平凹的所有長篇小說，以及他有名的散文。更巧的是，梁鴻筆下非虛構的梁莊三部曲，《中國在梁莊》、《梁莊筆記》、《梁莊十年》，我一部不落都看過。余華的小說就更不用說了。《許三觀賣血記》、《活着》、《兄弟》，甚至被我一度嘲笑為不成熟的那部《在細雨中呼喊》，我都曾細細地讀過。所以，在某種意義上，這部電影更像是在一個適合的午後，在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，忽然被款待了一桌極豐，又甚合情緒的下午茶。

茶是很久已經不喝的釀茶。佐茶的點心，有風乾的帶皮核桃，有新麥磨成粉後蒸的肉包子，有沒炒過的帶殼花生，還有一碟青嫩的冬棗，沾着零星的水滴。



喜見樂壇人才輩出

最近無論是坐港鐵，或坐巴士，都聽到不少人在談論着TVB近日邁向55周年的台慶節目，大部分人对節目的製作水準是讚多於彈，甚至有人表示：「我特別坐在電視機前收看的，氣氛令人感覺好熱鬧，好嘍！這種形式不就是以前TVB台慶的吸睛之處，所以收視率應該不錯吧！」

亦有觀眾說：「不知從哪一年開始，TVB很多綜合節目和台慶，不少演藝人士及歌星都失蹤了似的，節目變得沉悶……不是說有歌星唱得不好，而是什麼節目也只有『那幾個』，又沒有什麼新的點子，那節目看與不看也沒有分別；但今年台慶的歌手有新有舊，較迎合到不同年齡的觀眾。」

從觀眾的眾多評價中，以新晉歌手炎明熹、姚焯菲、鍾柔美和詹天文等被稱為「聲夢四小花」的表現，最為觀眾所關注，認為香港樂壇正呈現出「江山代有才人出」的好景象，而音樂人強調：「香港樂壇過去有極佳的成績，巨星如雲在東南亞樂壇甚具影響力，如今樂壇的新晉歌手各有特色，可說是香港樂壇能復甦的中流砥柱，但偏偏有人固化將新歌手與以往的巨星歌手作比較，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，說過多少次『此一時彼一時』，根本是兩代人，所以與這一次歌手的合作，我們是採取發掘她（他）們自身的優點，改善她（他）們在歌唱技巧上的缺點為主軸，也寄語她們不要理會那些毫無『養分』的評價。」

在內地，近年於樂壇崛起的的新晉歌手亦臥虎藏龍，面對的競爭力和壓力並不比香港的歌手少，能否在樂壇立足或立得更長久些呢？那就要各憑本事，不斷增值自己的才藝是不二法門，至少前浪可以減低被後浪「拍死」在沙灘上的機率哦。常言道：「歌是用心去唱，獨特的嗓音自會久久縈繞在歌迷耳邊和心中。」

